

卷四十八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楸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事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四十八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護花主人評 加評



大某山民評曰

湘蓮之誘薛蟠。與鳳姐之誘賈瑞。同一機杼。而又有別。瑞識鳳姐而不自諒。若蟠則全不識人。罔之生也幸而免。

前文賈瑞於鳳姐。喜得抓耳撓腮。此處薛蟠於湘蓮。喜得心癢難搔。居然成對。

天祥文起。淫心同熾。而受報攸分。緣所遇者異耳。柳爲爽直。鳳則陰毒矣。且男色女色亦殊。古來感應書。好龍陽而獲譴者尙少。其陰鷲罪過。或從末減事。

此回是九月十四日。賴大家吃酒事。

增評補圖大觀瑣錄卷四十七終

濫情凡誤游
情情恩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四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張德輝初見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糲病在家愧見親友轉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鋪面夥計內有算年帳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錢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一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扇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裏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化消外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著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糲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戲子算盤從沒拏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閒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

薛大哥可謂自知之

不信薛大哥也曉得山水

薛蟠說不賺錢也罷
是末事可見此時薛
家道尚好

說得來卻也好聽只
怕阿愛舊性不改

此層卻是然只怕也
搬不住

亦可謂知兄者莫若
妹子矣

寶釵議論卻是見
識人話頭

寶釵所擇得定者在
此一層只怕也提不

實然豈其為事

此壬子年十月十四
日也去賴園中宴飲
已隔一月矣觀者記
清

僕人之名俱未點出
者豈非要緊事也
薛大爺出門跟着五
人無怪寶釵諸位少
爺矣

以上薛蟠柳二人之
家並以薛蟠出門作
餘波以薛蟠出門
以下即從薛蟠出門
後接寫香姑嫁入園
學詩一段之自應
與文香耶抑香文耶
滴翠耶

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化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你好歹守著我。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買賣等不著這幾百銀子用。薛蟠主意已定。那裏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此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準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我關在家裏。何日是個了手。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啞們和他是世家。我同他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裏。私自打點走了。明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小孩子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裏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若是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裏。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幫著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

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時吃沒了時饑著。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裏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忖半晌。道。倒不是你說的是。化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著窗子。千言萬語。囑託張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雇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嫗嫗。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諸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便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雇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錢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媽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個。並兩三個老嫗嫗。小了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

薛姨媽不出門，薛姨媽不能入大門，薛姨媽以薛姨媽之出門為羞，薛姨媽起見亦可。

此語話頭具見薛家光景尚不惡。

從此又開許多妙境。

知香姑早有此心。

何處香姑有此雅致。

此等設想請寶釵胸中毫無城府耶。

香菱進園來第一個是與平兒見面。

看寶釵色色周到其他切己之事可知矣。

又起一波用筆布局令人不測。

打寶二爺是明寫打聽二爺是暗寫。

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卽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好。命兩個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裏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合你哥哥說文杏又小道三不著兩的鶯兒一個人不發服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裏，倘或走了眼，化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著，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命一個老嫗，並臻兒，送至蘅蕪院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著園裏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回，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著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著這個工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門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裏走走。香菱應著，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裏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裏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倒底告訴一聲，就是園裏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口角宛肖。』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裏呢。』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裏呢。』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應上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裏的事，一槩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爲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

買雨村上加什麼二字雨村掃地矣

卻是好東西

天下有教老其人即有石獸子其入都是天生怪物

餓要了你的命屬子還何用乎可為一笑

不堂為小事弄人家傾敗其心地尚屬光明焉落頭向堂前挺

寶哥之打亦是金鋼的彼是明寫此是暗寫自此與寶兄弟之後此藥久不用矣不圖平姑娘記得清楚也向平兒口中插入石獸子一段使文章不直捷仍緊接香姑娘一邊入學做詩一層正文

黛玉上等聰明人故說得容易

寶菱會心不違始可與言詩也已矣

什麼買雨村半路途中那裏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糧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小。人。往。往。如。此。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裏所有收著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人都叫他做石獸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奇貨可居。也不肯拏出大門來二爺好不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裏坐著拏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櫻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說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獸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為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拏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那雨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拏了他到衙門裏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獸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著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為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敗產也可嘆。不算什麼能為老爺聽了傾家就生了氣說二爺拏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

大事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著不知他拏了什麼混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裏有一種藥敷棒瘡的姑娘尋一丸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著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眾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你得空兒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只怕太。好。客氣。黛玉笑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為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為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也有對的極工的也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

吾見今之作詩者極多其命意之所在何凡初學人莫不愛此等句又莫不為此等所誤

學詩者須請教林姑從近體入手的是教初學方法雖古今通人之論詩亦不過爾爾凡天下之有志學詩者俱可以此數言為法如此入門庶玉可以為師矣

可知林姑是一向用功的彼輩眉男子聽不用功而欲求其詩之有成者試想之諸事不管四字為用功者立一精進程法若如此志又不惰得一年工夫

彼輩聞而自信為詩人者雖百年不能長進願卿所論不負苦心

今之學詩者能如香姑不長進他

能發得出此種議論香姑已在入門升堂地位

如與初學論詩云云果嘗不是然如此做絕世聰明人必不泥此功課出諸篇玉口中似不類此乃賤子管盞之見與書無所關涉

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畱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拏出來我帶回去夜裏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鵲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拏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拏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

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必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字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裏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是的是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烟這餘字合上字難為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顆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著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坐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

用上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味你也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

第四十八回

濛濛人情誤恩游蕩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悼紅軒原本

麗玉亦可謂循循善誘的是名師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香菱已解脫矣真有頓悟工夫

魔可過來入社

又將作畫事一提文
氣前後貫串

真怕見之者疑心代
精耳

乃十月既望之月也

如此用功香姑娘那
不長進

香菱可謂為女賦子
宜其與男賦子作妾
也

今人之所以無好詩者
只是不肯放開眼睛
所以雖官畫畫字實
玉鑿到其做詩也
活畫出香菱態態然
詩人之推辭往往有
如此其提筆便寫者
直是門外漢耳

用功專一如香菱者
何患其不成豈特區
區之詩云爾哉

這個淡而現成說著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烟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若再講倒學離了你也就做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裏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麼若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畫兒他們聽見咯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的麼寶玉笑道說誑的是那架上鸚鵡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都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笑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了說著只見惜春打發人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著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認去認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認一首未認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拏著詩回來又苦思一回

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帳去你本來顰兒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顰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拏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聽了便拏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團團詩人助興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觀翡翠樓邊懸玉鏡珍珠簾外掛冰盤良宵何用燒銀燭精彩輝煌映畫闌

黛玉笑道意思卻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放開膽子只管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見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著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唧唧噥噥直鬧到五更纔睡了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了一回來了顰兒了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

難道能作詩便不俗乎。惟能真作詩者然。後不俗。此等語林姊妹再不。有親疏之別。

果然一個好師

較前首自然有些思。駁前首自然有些思。

寶釵倒底是內欲。

詩從胡說來五字未。經人道破不期於寶。姑娘喊出。如此用功那。不進境。便推過一邊矣。

叫他開開認作開字。叶韻沈吟時有此光。景未應甘苦者當指。批首爲響。

以畫韻詩李執亦吐。屬用雅者。

出暖香搗三字爲後。文張本。

倘有七停未盡不知。何日可完工也。

竭力記香蕙苦心孤。詣爲寶玉玩愒廢弛。作反照也。

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出來。

長吉作詩心肝尚然。嘔出弄成病還是小。事。

苦吟入往往有此境。界。

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倒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與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道。嗒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著。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拏著詩。和他講究。眾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作。眾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試看晴空護玉盤。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只疑殘粉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闌。夢醒西樓人絕跡。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還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心搜膽的。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眾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詩魔了。都是孽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

說的理。李執笑道。嗒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裏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著。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著。睡午覺。畫繪立在壁閒。用紗罩著。眾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著。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閒。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床陽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著。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笑道。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閒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執與眾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眾人正攔擡頭。見他來了。便都爭著要詩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薛蟠出門。寫得行李輝煌。是遇盜之由。所謂慢藏誨盜也。

香菱係薛蟠之妾。未便住大觀園。然是甄士隱之女。十二金釵之副。必須聚集一處。今因薛蟠出門。搬進園中。與寶釵作伴。絕無牽強痕迹。即順寫學詩。以便拉入詩社。

賈璉受責。原其根由。已在賈赦要鴛鴦時。

晴雯撕扇。是恃寵撒嬌。雨村詛扇。是倚勢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賈赦之獲罪。皆種子此。扇子雖小。可以扇風。可以扇焰。其為禍頗大。

賈赦打賈璉。在平兒口中補出。固省筆墨。但若特地來說。殊不得體。故以要棒瘡藥為由。

香菱學詩。實費苦心苦功。是作者自言做詩工夫。月詩三首。及黛玉等講究諸詩。是作者教人做詩法。則香菱第三首詩。于夢中得來。畢竟是此書中人。暗相映照。

大某山民評曰

石獸子因幾柄舊扇。致身亡產盡。與王忠愍愛清明上河圖。同以懷古膺无妄之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其斯之謂與。

石獸子一段小文字。看之似乎閒文。及至後來抄沒。即此事亦在罪案中。方知無意中埋伏之妙。此等處最容易草草讀過。以負作者之苦心也。

薛家棒瘡藥。專為人家打兒子用。故文起傷痕甚多。未曾敷好。若今之閨閣詩人。大半是捉刀者多。何能如大觀園中之諸姊妹。個個出自心裁。

此回入壬子年冬十月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四十八終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疏璃世界白雪
紅梅

